

# 蓝 颜—— 红 颜

安宁 / 著

*Blue Red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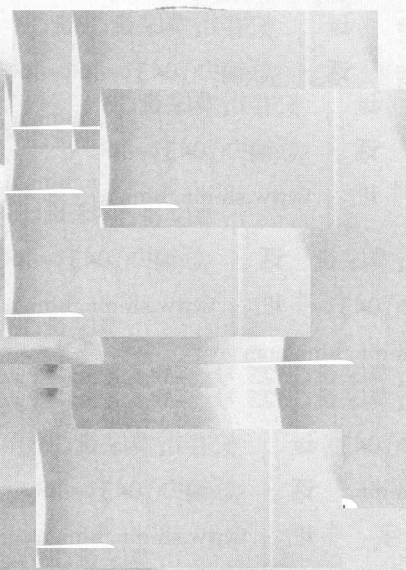
亲爱的，  
你是我赖以生存的最后的氧气，  
是我躲不过的灾难性的幻觉……  
写给你的40封信，  
煎熬我的又岂止是40个日日夜夜。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# 蓝颜—红颜

安宁 / 著

*Blue Red*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蓝颜·红颜 / 安宁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 
2009.12  
ISBN 978-7-5387-2898-9

I. 蓝… II. 安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18133 号

蓝颜·红颜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品人  | 张四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策划   | 严小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周玉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装帧设计 | 樊 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   |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地址   |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:130011             |
| 电话   | 总编办:0431-86012927 发行科:0431-86012952 |
| 网址   | www.shidaichina.com                 |
| 印刷   |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行   |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本   | 700mm × 990mm 1/16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数   | 220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张   | 1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次   |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次   |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价   | 26.8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权所有 | 翻版必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你的小小妖精龙小白     | 002 | 你的永不言悔的小马驹     | 130 |
| 你的小坏蛋小小白      | 007 | 你的总是给人带来苦痛的小田鼠 | 140 |
| 爱你的小白         | 011 | 你的神秘莫测的小妖女     | 149 |
| 你的坏丫頭         | 016 | 你的返身寻爱的小狗子     | 178 |
| 你的总爱哼哼唧唧的小鹿大  | 023 | 你的彻夜失眠的小白鼠     | 190 |
| 想蜷缩在你怀里安睡的小白鼠 | 030 | 你的怀揣秘密的小仓鼠     | 196 |
| 你的嚎叫的小豹子      | 040 | 你的怀孕在身的小母狗     | 208 |
| 你的求爱的小乞丐      | 051 | 你的陷入困惑陷阱的小野兽   | 215 |
| 你的白色巧克力       | 060 | 你的孕育生命的小母狗     | 223 |
| 你的最擅长长篇大论的小巫女 | 069 | 你的惶恐不安的小白鼠     | 233 |
| 你的恨意不休的小豹子    | 083 | 你的气若游丝的小白鼠     | 247 |
| 你的梦中的天使       | 098 | 你的疲惫不堪的小白      | 256 |
| 你的逆流而上的孔雀鱼    | 116 | 你的最初最后的爱龙小白    | 263 |
|               |     | 后记             | 265 |

## 自序

这是一部纠缠不休的小说。

关于忘记与回忆,离开与回归,撕裂与弥合,清醒与幻觉,身体与灵魂,背叛与忠贞,欲望与爱恨的厮缠。我用最热烈奔放又最无情残忍的描述,让它们嵌入彼此。犹如沙粒嵌入贝壳的身体,尽管疼痛无比,但当它们彼此进入,终会有一粒珍珠,璀璨而生。

我用一封又一封的情书,串联起整个的故事。你在其内,不止可以读到爱情,还有少女与女人的撕扯,小镇与城市的冲突,男人与女人的战争,金钱与爱情的背离,父辈与子女的纠葛。

我书写它们,是因为我熟知它们,热爱它们,并曾经历过它们。自我从小镇走入城市的那天起,我就知道,我要为我生活的小城,为我想要逃走却又始终无法出逃的城市,寂寞书写。

你无疑,会与我一样,沉浸在这个一面背叛一面忠贞的故事之中,无法自拔。

会与我一样,爱上它,并无法将它抛弃在中途。

爱上一个人,只需要一秒。忘记一个人,却需要耗尽漫漫一生。

我们究竟需要走上多久,才能最终洗尽时光烙在灵魂上的印记?

以此记下,为我们曾经一路奔逃,寻不到出路的爱与生活。

是为序。

你的小小妖精龙小白

亲爱的锦：

这是我写给你的第 24 封信，我想或许你已经忘记，可是，我却记得。很清楚地记得。

因为，你永远都不知道我有多么地爱你。爱你到可以将我的一切从这个世界上粉碎掉，如果，你能够懂得。

锦，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魂吗？或者，有灵魂也可以。我相信，真的，我不是在说胡话。我知道你看了这些一定又会用你果敢的语言教训我，说我是个傻瓜。你比我大 15 岁，你走过了很多的地方，你听到过许多奇异的事情，但你从来不相信鬼魂。哪怕，你第一个孩子去世的时候，你都不相信。

可是，锦，我相信。而且，我感觉过灵魂的存在。我甚至跟它有过交流。

是的，有过交流。就在昨天夜里。

我又发起了高烧。我的身体用医生的话说,如果再不知道好好爱惜,就不会是我的了。我从诊所回来,感觉躯体变得很轻。我勉强吃了药,任由自己像块破败的抹布一样,随意地丢到床上。

你送我的毛毯,我一直舍不得盖,每一次都只整齐地叠好,搭在小腹上。这样我会觉得温暖,就像你的大手,粗砺抚摸过我一样。

我就这样迷糊地进入梦境,并看到那个落魄的灵魂。它果真是从我的身体里飞升出来的吧,否则怎么会与我有一样杂乱的头发,还有瘦得让人心疼的肩膀? 它的眼睛,却是明亮的。我看到里面有闪烁的光泽,是蓝绿色的,犹如夜间的鬼火。

我知道这样的描述会吓住你,但我不害怕。我记得小时候一个人在野地里跑,想要逃避父亲的打骂,就常会看到这样的光亮。它们在坟茔上空飘浮,看我跑过,会亦步亦趋地跟着。如果我停下,它们也懒懒地停下,还会散开一点,似乎,怕将我吓哭。喔,它们不知道,其实这个恐惧父亲责打的孩子,又是多么地大胆与放肆,大胆到可以在野外的坟堆上哭着睡过去,一直睡到太阳升起。那些蓝荧荧的火,也隐入到坟墓里去;放肆到裙子后面的拉链坏了,露出背上洁白的肌肤,有男人不怀好意地看她,她都旁若无人,理都不理男人的搭讪。

锦,你猜我问了那个灵魂什么问题? 你肯定猜不出来,或者,你根本没有功夫去猜。你总是那样的忙,忙到连下楼梯,都恨不能一步跨下去就是十个阶梯。

那我就告诉你吧,我问它,我会有一个你的孩子吗? 在我们已经分手两个月之后。

锦,这个问题,其实我很多次地问过你,在我们依然在一起的时候。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傻傻的丫头,22岁,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,你叫我“丫头”、“傻瓜”、“小妖精”,或者“小妓女”、“小荡妇”。我在北京,谁都不认识,但我却

拥有了整个世界。因为，我爱上了你。而你，也那样地爱我。

每一次与你见面，与你疯狂地拥吻在一起，我都要对你说，锦，我想要一个你的孩子，我要一个人养着他。你总是将我吻得喘不过气来，说，好，我给你，给你我们的孩子。每当这样的時候，我便想狠狠地咬你，在你身上留下我深深的齿痕。我知道这是你最害怕的举动，每一次都在大叫之后，陌生人们似地看我。我喜欢你这样仓惶的注视，如此你就会发现隐藏在我身体里的疯狂与激情。你会在走之前，一遍遍地用热水冲洗我咬过的齿印，试图将它们洗得了无痕迹，可是每一次你都发现这是徒劳，并对我发脾气。我抱着你，抬头嘻嘻笑着看你，像看一个我所敬仰的兄长，或者父亲。到最后，你说累了，便叹口气，捏一下我的脸蛋，说，你真坏，下次我注射狂犬疫苗，就再也不怕你这个小狗子咬我了。

锦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我想要一个你的孩子。哦，不，是我们的孩子。这样的话，在我与你做爱做到疯狂的时候说出来，你会将之当成我呓语似的胡话，转身忘记的吧。所以我曾经努力地寻找机会，想要与你认真地谈论这个问题，但你总是忙得没有时间。你要挣钱，要在北京供一套 150 多万的房子，要养活你没有工作的老婆，刚刚三岁多的女儿，还有 4 个没有退休金又总是进出医院的老人。除了好好地爱你，疼你，对你好，我不忍心用其他的事情来打搅你。所以每次打电话给你，听到你说在忙，我总是说，傻瓜，你忙，我不打扰你。

所以我现在要对这个通灵的魂魄说，我要问它，求它一定告诉我，我究竟能不能在千里之外的上海，在我 27 岁且与你分手 60 天零 3 个小时 15 分钟后，可以有一个代替你来让我去爱的孩子？

你一定和我一样想知道裹着一袭黑色风衣的魂魄，究竟给出了怎样的答案吧。锦，我想知道，你希望是什么样的答案呢？模糊不清，还是一语中的？或者，你根本不希望我问出这样的问题？

锦，我要告诉你，我在迷糊中，感觉自己像在一艘波浪中行驶的小船里，外面有一阵大风横刮过来，那样强烈的一股风，几乎要将小船掀翻到海里去。我紧紧地抓住那块天蓝色的毛毯，像抓住一块救命的浮冰。锦，我很冷，我觉得我好像要死了。可是我还是努力地等着那个同样孤单的魂魄开口告诉我答案。

然后我便看见它伸出枯枝一样毫无血肉的手，它冰冷的掌心里，放着一张薄薄的纸。它面无表情地说，拿去吧，答案就写在这里。我欣喜若狂地欠起身去取，可是偏偏就在这时，狂风吹破了船上的帘子。我刚刚接触到的那张纸，啪地一下便被风卷到半空里去。我想要跳起来去抓，纸却轻飘飘地落入了水中，而后不过是几个浪打过来，便远到我再也无力去追。

锦，那张纸片在海水里，像一朵凋零残破的花，随了一个接一个打过来的大浪，伶仃无依地飘着，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将抵达哪一个地方，就像现在没有工作、回不去故乡，也寻不到爱人的我。

我终于还是哭醒了，并发现自己的手脚快要成冰，而额头却是烫得几乎放上一杯冷水就可以沸腾。此时的你，在北京是奔波在夜间行驶的地铁里，还是已经回到有暖气的房子，喝一杯驱寒的姜水，写日间采访的稿子？你会不会看到这一封信，或者想起我们的约定，每天都去只有我们两个人交流的信箱里看看？我不会给你在 QQ 或者 MSN 上留言，我也知道你早已经将我删掉，永不再加。我答应过你，离开了北京，就不再有以前那样疯狂的举止，动不动就打车过去找你，而且，是站在你采访的车旁固执地等着，不管你的身边有没有熟悉的人在。

如果你依然爱我，就像我现在加倍地爱你一样，你一定会看到这一封信，包括以前给你写过的每一个字，寄过的每一张照片，留过的每一句问候，震过的每一声铃响。

锦，我要睡了。入冬以来，我总是得病，感冒，发烧，胃痛，头疼。每个月经期的疼痛，也一如往昔地折磨着我。我不想遵照医嘱持续不断地吃药，我

要用我瘦弱的身体,抵抗这些病菌的侵蚀,就如抵抗无孔不入的爱情的疼痛。

锦,我多想蜷缩在你的怀里,哪怕,只是短暂的片刻。

答应我早点休息,尽管你一直失眠,早睡也不能像我一样,没心没肺地抵达梦乡。

安。

你的小小妖精龙小白

你的小坏蛋小小白

亲爱的锦：

今天我收到了一万块钱，是给一个广告公司做的四份设计的报酬。我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从那间又冷又潮湿的小房子里搬出去，租了一室能看得到阳光的小阁楼。我还买了一个电暖气，这样晚上熬夜做广告设计的时候，就可以不用缩在被子里了。但我更喜欢裹着你送我的毛毯，再将月经疼痛的时候你买给我的灯芯绒的暖手宝，放在小腹上，这样我便不会觉得上海湿冷阴郁的冬天如此难以捱过。

那些尾巴一样一直湿嗒嗒地跟着我的病痛，被这样的兴奋驱逐着，竟是奇迹般地被我甩掉了！啦啦啦，我在新租的阁楼里伴着电脑里的音乐，乱七八糟地跳了一阵子舞之后，决定立刻去会见我的死党黎落落。

锦，你一定又会笑话我这样毫无计划的生活。你不止一次地说过我，让

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一定的规划,要把握好前行的航线。尽管不能指望我像40岁的你一样,始终如一地为自己的目标奋进,至少,应该将自己的房间整理得干干净净、有条有理的吧。哈,这时候的你,真是啰嗦,有点像一个老去的父亲,喋喋不休,一边看我将鞋子咚一声踢到对面的墙上去,一边叹口气,将滚落到地上的小熊维尼捡起来,安放到我的床头。

不过,你尽管嘲笑我好啦,趁我第一道皱纹还隐在干净的皮肤里,先让我乱糟糟地玩一阵子吧。

我很快拨通了黎落落的电话。我毫不客气地让她给我一个抵达她住处的公交路线图,然后我收拾一下自己便飞过去见她。黎落落“啊”的一声尖叫,我听见那边还传来一个男人轻微的呵斥声,声音有一点点老。我猜测是一个秃头的老男人,所以便直截了当地审问她:喂,落落,你身边有个老男人么?赶紧赶他走,让他知趣点,让贤,别忘了把“遗留产物”收拾干净,否则我去了没他好脸色看!

黎落落妖精似的咯咯笑起来,然后便冲我嚷,龙小白,你个忘恩负义的家伙,来上海也不告诉我一声!知道北京人民都很牛,再牛也不至于到了灯红酒绿的上海,还板着一副的僵硬面孔吧!

我压低了声音,说:黎小姐,本姑娘刚刚挣了一笔外快,牛气得很,如果你不讨好讨好我,我可是一支冰激凌都不舍得请你吃,如果你甜言蜜语一点呢……

黎落落即刻抢过话头去,亲爱的龙小白,我想死你这北京丫头片子了,你赶快乘宇宙飞船二号飞过来,让我抱抱你亲亲你嗅嗅你吧,求你啦!

我一下子笑倒在床上,胳膊随便一扫,几乎将我的笔记本横扫下床去。

锦,不知你是否还记得黎落落这样一个可爱的丫头?我曾经带她去见过你,是在北京西单附近的一个咖啡屋里。她当时一见你,即刻弯腰,脆生生地叫你“叔叔好”。你也幽她一默,说:可惜今天大叔没带压岁钱,否则铁定发你一份。我坐在你的旁边,看她叽叽喳喳地朝你问东问西,而你则有问必答,感觉像是在开新闻发布会。你成了被发难的对象,而黎落倒是成了伶牙俐

齿的新闻记者。

喔,我记得黎落落喝掉了4杯咖啡,而你则只淡淡品了一下,便放下了,最后是我帮你喝掉的。黎落落还诧异,小声说:咦,文化名人还不喜欢附庸风雅喝咖啡啊!我掐她手臂,说:锦胃不好,是我不让他喝这类有伤脾胃的东西的。黎落落即刻恍然大悟:呀,妻管严啊。我记得你在这句话后,宽容地笑一笑,又帮我將翘起的衣领折好,而我,则在黎落落的话噪里,将头微微地靠向你结实宽厚的臂膀。

你看,我又跑题了,几乎忘了向你讲述我们见面后的事情。

我照例是走哪儿都不认路,拿着黎落落告诉我的路线图每坐上几站便谦卑地到处问人,在快要将全上海挤公交的大妈大叔们烦死了之后,终于成功到达南京路一家麦当劳快餐店。

刚刚走进去,黎落落便不管不顾地啊啊大叫着朝我拼命地挥手,其实我早就在窗户外面看到她了。黎落落走哪儿都有一股子媚气,她曾自己将自己比喻成玫瑰,有一点人人想要的艳俗,但也并非是谁都要得起。不肯花重金却又想要白白采摘的那些男人,除了被她的刺恶狠狠地扎出血来,沾不到她什么便宜。这样的女人坐在人群里,同类并不喜欢靠近,似乎是怕被她的妖媚给折了阳寿的意思。所以我透过热气腾腾带着一股子奶油味的窗户,可以一眼便从拥挤的人堆里,认出笑意盈盈给某男打电话的黎落落。

黎落落起身啊啊叫着过来拥抱我的时候,几乎将一个男人手里的一杯热饮碰翻在地。她连道歉都没有,也不管那男人的恶语,向我直冲过来,犹如一个爱吃的孩子冲向一堆爆米花。

锦,我的眼泪就在黎落落这样纯净原始的热情里流了下来。这个陪我度过了中学六年孤单青春期的姑娘,她就有这样的本事,让我那么爱她,依恋她,喜欢她的吵嚷和世俗,还有被她引以为傲的烟火气。我记得我们当初报考大学时,曾经因为一个选择了上海,一个奔去了北京,而大吵过一次。锦,我将我22岁到27岁最美的年华全给了你,但我寂寞脆弱的少年时光,却

只有这个丫头温暖地陪我走过,并像块橡皮糖一样,结实地与我的青春,黏附在一起,再不分离。

我不再指望上海的冬天会有北京那样温暖的阳光,就像我与黎落落吃麦当劳快餐如吃涮火锅一样热气腾腾的下午,上海的天空却是阴沉着脸。可是这丝毫不妨碍我与这个亲爱的姑娘吃到鼻尖沁出细密的汗珠,喔,应该是聊天聊出了兴奋的汗珠才对。

这期间有个男人,给黎落落孜孜不倦地打了7个电话,她都挂断了。最后一次,我宽恕她,说:落落,看在麦当劳大叔的分上,接他一次吧。黎落落很不耐烦地接起来便朝那可怜的男人吼:你这人有毛病啊?!挂一挂二不挂三,我挂你六次你还打,不知道本小姐现在有重要事情,不能接你这客吗?!

那人似乎在苦苦哀求,让黎落落给他一个请客吃饭的机会,又多插了一句:你在陪谁?黎落落即刻看着我笑嘻嘻地道:陪我老婆啊。哦,先生,我忘了给你介绍我老婆啦。我们在一起好了快半辈子了,先生你想插足除非有数不清的蜈蚣腿哦。

那边听起来很慌张,黎落落朝我挤挤眼得意道:我不同性恋我要老婆干吗?

我和黎落落很没修养地哈哈大笑,而那边则啪地一下挂了电话,像一个仓惶逃命的士兵。

呵呵,锦,你瞧,时光过去了那么多年,想想真不可思议,一转眼就是15年。几乎是小半生了。

呀,刚刚无意中瞥到电脑上的时间,已经是凌晨一点,我却啰里啰嗦地连我和黎落落在一起谈论的重点话题还没有告诉你。

想想你一定会看烦的,所以我还是乖乖地听话,不写那么多,下次再详细给你讲,好不好?

晚安。吻你暖暖的唇。

你的小坏蛋 小小白

## 爱你的小白

亲爱的锦：

今天我去见了一个人，顶讨厌的一个人，46岁，秃顶，男人，已婚，有钱但没文化，却也不乏暧昧女人苍蝇一样盯他这个有缝的蛋。

你千万别误会，以为我是其中的一只苍蝇。当然，你肯定也不会那样想，因为我说过他是一个顶讨厌的人了。你瞧我真笨，说过的话总是转头就忘。

他不知是从网络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得到我的联系方式，先发短信给我，说他是北京某个公司的经理，现在到上海开拓新的业务，急需一个高手，为他们一款新推出的女式运动鞋设计用于平面和电视的推广广告。

我简洁回他：您哪位？

他很快发过来：陈仓，湖北人，曾在广东和山东泰山脚下做过几年服装批发生意，后发了家，又转战去了北京。

只这一句话，锦，我就当即决定和他见面谈谈。具体谈什么，报酬还是设计方案，我都没有去想。我只知道，这个男人他去过泰山，也到过北京，而这两个地方，一个是你出生且生活了 30 多年的城市，另一个，则是你现在所在的地方，或者，终将陪你老去的地方。

我要见这个男人，尽管他在之后打电话时，满嘴的恶俗气，问完了年龄又问收入，还暧昧地打探我有没有男朋友或者结婚没，在上海一个人寂不寂寞，如果寂寞，记得出来找他喝杯咖啡聊一聊。

锦，你告诉过我，不要随便去见不靠谱的男人。但是锦，你也忘了告诉我，如果是与你有关的人呢？或者，与你身上曾经留下的岁月痕迹有关的人，我该不该去见？该不该听他们说一说，那些你所走过的地方，曾经发生过的事，或者正在发生着的事？

你忘了告诉我，那就让我自己决定吧。而且毫不犹豫地决定，去见，立刻去见，像每次疯跑着去乘地铁见你一样地去见他。

我是打车飞奔去见这个叫陈仓的男人的，是在徐家汇的一家上岛咖啡店。他早就在店门口候着了，从没有见过这个男人，但我还是一眼便认出了他。这样商业性的男人，大多长着千篇一律的胖圆脸，打千篇一律的鲜艳领带，眼睛老鼠一样滴溜溜转，见了谁都龇牙咧嘴地一笑，又打着哈哈说今天在某个朋友酒宴上，又喝高了，抱歉抱歉。

这样的判断，锦，是你教给我的。我跟你采访过许多自诩有文化的商人。每次见过一个人，你总是用你形象又幽默的语言，将他们身上种种我很难概括的细小裂纹，简洁地说给我听。所以你看，现在我也和你一样，有了如此刻薄又清晰精准的眼光。

这陈仓不知是为了显示自己实力的雄厚，还是怕我骗了他的钱财，还带了一个秘书过去。我估计他那个秘书是他的某个乡下来的亲戚，一脸的卑躬，点头哈腰时的度数，比陈仓还甚。喔，我猜他们是叔侄关系，否则那个秘书在我面前，不会怯生生里又带着一股子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”的骄傲劲。

呵呵，锦，我姑且叫这个秘书“暗渡”吧。你知道我向来记不住人的名字，这样倒是可以恶狠狠地将他们叔侄两个记住，省得将来万一讨要另一半报酬时，在手机里找不到哪个名字是他们俩。

我还没有等一杯咖啡端上来，便迫不及待地用你教我的循循善诱式采访法，将我的问题连环套似的甩出来。

我先问陈仓：请问你在泰山脚下做了几年的服装批发？

陈仓一脸忆往昔峥嵘岁月的感慨：3年呐。

我又紧跟：你具体在哪个区哪条街道开的店？

陈仓故作优雅地抿一口咖啡，又因咖啡的苦味蹙了蹙眉，这才回味我刚才的问题：哦，泰山区吧，又好像是岱岳区，哎呀，年代久远，实在记不清了啊。也主要是那时我前妻主管，我两地跑，只记得数钱，却不记得数门牌号了。

他又警觉地一怔，问：怎么，龙小姐是泰山脚下的人吗？

我即刻转移话题：听说泰山脚下的小城很美，是吗？那里还有桃花谷，桃花盛开的时候，谷里溪水潺潺，香气缭绕，宛如仙境呢。陈经理去过桃花谷，爬过泰山，走遍过山脚下的大街小巷吗？

哦，这个，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。我天天来去匆匆，实在是没有功夫逛什么劳什子泰山。倒是家里供着关老爷，没保佑我升官，但至少显灵保佑我发财了。说完了陈仓便得意地笑起来，嘴里的一两滴唾液，笑喷出来，复又落入他的杯子。

我几乎快要放弃了，觉得这个“嫌疑犯”实在是撬不出几个枣来。而陈仓旁边的年轻侄子“暗渡”则探寻地看一眼他的叔叔，兴奋地又小心翼翼道：我们陈经理当年在泰山脚下很出名呢，还被区政府评为过优秀服装商，当地电视台和报纸都曾采访过他呢。

我即刻觉得我和这个暗渡之间擦出了奇妙的小火花，我紧抓不放：采访具体是哪一年，采访的记者是谁？有没有一个长得很帅文笔很好声音很酷的，姓苏名锦安的男人？